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 第十九回 貝千戶忠陳確論 方直指計斬偽官

卻說自成未敗之先，各路差偽官到任。那前官輒自望風先奔，或前後官相待以禮，酌酒盤桓，交割冊籍；或元官甘心歸順的，即照舊管事。那德州偽防禦仲並偽牧各帶賊兵數百護身，徑來坐了公衙，料斂百姓，虐害人民。德州城裡，有個鄉宦賀勝致仕在家，亦被賊黨坐贓道追。賀勝恨逆賊亂，一向要勤王進戰，今聞京城慘變，前志愈堅。卻與千戶貝玉商議道：「我今且把萬金，賄通偽官，求其寬限如何？」這話是賀公探聽貝玉的假話，貝玉道：「相公若不早商及於玉，玉無從效力；既問玉，玉不敢不剖衷盡言。玉聞賊首皆豺狼之性，念焚無已，今日相公者，以十萬獻之，則異日他時，又索相公十萬矣。以有限之資，而欲飽無厭之人，此最下之計也。是如抱薪救火，薪不盡火不滅也。」賀勝道：「若是這等，如何而可。」貝玉道：「賊寇披猖，先帝雖變，今大清統兵討逆，聞屢屢奏捷。若能求此機會，捐貲對眾，剿除偽官，多制火藥器械，召募四方豪傑；令各處團練鄉兵，收回敗殘兵卒，編入行伍；修書達淮撫，借糧米以給兵食。不獨相公之名可著，即東南生靈，皆賴以安，舉此機會立功，何難之有。」賀勝道：「吾聞闖賊以數十萬之眾，橫行中原，所到之處，無不披靡。前閣曹春奉命鎮守保定，賜上方劍，總督七省之兵馬，何等權勢，不敢與賊折衝，君今所言何若是之易與？」貝玉道：「相公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兵法雲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賊之得以橫行者，皆因彼處富家巨家，不肯團練鄉兵，爾推我阻，臨時誤事。比及城破，滿室金銀，為賊所有，妻妾子女，不能免禍，那班少年秀才，又無見識，平昔不肯讀書，一心只想要做偽官，希圖克剝下民，以取富貴。是以到處，即開門納款，曹閣部以臨危受命，將士俱未識面，臨事召募之兵，皆是烏合之眾，其中奸細頗多，安能成事。逆賊中李岩原是儒流出身，又教闖假行仁義，以收拾人心，前所傳偽示，皆岩之筆，百姓信其偽示，是以望風倒戈，今賊在京城慘虐，人所共知，偽示已不足信矣。今眾賊俱各飽飫，既有金銀，又有婦女，有生樂之心，無死鬥之氣，賊雖眾不足慮也。」賀勝道：「以天下之眾，經略之嚴，不能制一小丑，其故何也？想在兵不強、將不勇耳！」貝玉道：「不然兵非不強，將非不勇，所少者謀士耳！辟如捕獸者犬，發縱指示者人也，不得其人，犬何能乎？今之經略，皆書生耳！所用的軍師，都是尋章摘句，調口弄筆之士，只好伴食幫閒，飲食酒肉，何能謀及軍國大事？間有一二執事欲矯其弊，不過選幾名勇夫，授以家丁健步之職，為護身計。竟未有一謙恭下士，延聘英雄者，蓋智謀之士，事皆度裁，仕非所急，胸藏大志，腹隱良謀，有戰必勝攻必取之策，定大亂挽江河之能，抱道自高，不求聞達，遇知己而起，則鞠躬盡瘁，矢死無他。此人一得，驅市人可撻勁敵，況將士之眾，兵甲之利，何患小丑而難平耶？」賀勝道：「德州為南北咽喉，上下必由之路，倘賊要取南京，大兵來攻城池，怎麼置？」貝玉道：「如今城中預備糧草、火器，逐日操演壯丁，若賊兵到時，堅閉城門，共眾死守。吳將軍聞報，必定從後追來，我即放炮一聲，四面鄉兵齊集。那時堅城在前，大敵在後，賊眾糧草不繼，野無所掠，可一戰而盡擒矣。」勝大喜道：「僕聽君的議論，如醉方醒，如夢初覺。僕雖至愚，願受君所教。」因與玉結為至交，言聽計從，即招人十萬，聽玉佈置。玉即約者日一班豪傑，說以忠孝大義，在此一舉。又恐洩漏消息，托言大順大兵不時過此，恐附近山野頑民，乘機竊發，搶掠害民。借互鄉守禦的名色，團練鄉兵，那偽官以為地方上的事體，理當如此，心下並無疑慮。賀勝又向本處鄉宦方御史道：「貝玉智勇兼全，雖古之名將，亦不過是。便先帝昔日，知此人待以淮陰之事業，何患亂寇之難平也。」那時方御史正欲起義兵殺賊，只思無有同志人耳。今聽了賀勝這話，心中大悅。徑往貝玉家裡來請教道：「近來賊長驅，非我城池不堅，兵將不勇，何以有險不守，有兵不戰，開門揖盜，實降勢從何也？」貝玉道：「守土之臣，不能戰則守，不能守則死。今賊未來則先逃，賊既退又復往，居恒則圖僥倖過日，臨難則思因人而成事，甚則倉皇奔走，仍然捆載而歸。道府州縣，互相彌縫，沿習成風，恬不知怪，其蔽在此。」方御史道：「昔先帝彩言不廢芻蕘，任人輒委心腹，求賢可謂急矣，奈何滿朝文武，俱不能劃一策，建一功，果何說歟？」貝玉道：「今日用人之病，全在重科目循資格耳，門戶情面之累，交結不破則依附，有神梯莖莖資格之局，到底不除，則貧賤無出路。今日在朝、在籍稱高爵厚祿者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，而無一人濟於用者，可謂資格有人乎？今日東南西北，著書屬文，占巍科稱天下名士者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，而無一人濟於用者，可謂科目有人乎？必如國初，三途並進，不拘資格，山林隱逸之士，始得崛起，以助朝廷。」方御史道：「已往之事不可復究，只論今日，急則治其標，願聞目前禍亂之大甚者。」貝玉道：「近來朝廷之上，公道胥亡，良心盡泯，門戶成而動成犄角，黃金貴而士鮮賢良。昔我太祖立法以八股課文，以策論較武，右文法甚善矣。而無奈日久失真，文試止重奧援，武試但攻刀石，銅臭得志而滅裂英雄，徒勇橫金而志惟貓鼠。文之視武，如犬馬；武之恨文，如寇仇。同室之禍，於今為烈，朝廷之所賞者，在得民心；邊疆之所恃者，在得兵力。民之避官甚如虎，兵之掠民倍於賊。民心日離，兵志日驕，兵玩既久瘁，嚴之則激而為亂；執迫已極驟，寬之則莫識為恩。況加以新募之兵，真心未附；調集之卒，客氣未除。賞罰之明未聞，人地之形未知，庚癸有呼，決策無聞，此皆禍亂之大略也。且有首惑民心，爭先相亂者，東南之鄉紳豪右也。平日享朝廷高爵厚祿，今聞主上慘變，不用破產損軀以圖振復。而且徙妻子於深谷，遷金玉於幽岩，使游食者禍亂，眼熱者喜亂，無賴者鼓亂，純良者畏亂，惶恐者避亂，莫此為甚也。」方御史道：「今人人皆思太平，不知太平何以再現？」貝玉道：「今日商盤再奠，漢鼎重新，必在大創一番。別忠逆，以勵廉恥；一兵將，以肅軍容；誅貪婪，以活民心；嚴稽查，以清課額；更鼓鑄之令，以足金錢；通南北之境，以招豪傑；如此而賊不平，亂不弭者，吾不信也。」方御史聽了此論，不勝大喜，兩人即約同賀鄉紳，誓死殺賊。賀勝道：「現今偽官俱有賊兵衛護，若欲探拿，必致變亂，害及百姓了。須用如何計策才好？」方御史低頭一想道：「有計了，今月十八日，是五瘟天使生誕的日子，須教百姓們在城外扮演戲文，賽神祈福，那時少不得賊兵都要出城看戲，大事就矣。」賀勝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便叫人到城外，搭台演戲，那城上方有一班好事人，聽得鄉宦兩個作主，正中他的心意。便去募緣，沿門科斂，每戶看貧富出銀，或五錢，或一兩聚少成多，以供諸費。這幾個做領袖，終日落得醉薰薰，便到城外揀個平坦去處，搭高台賽神演戲。但見：台聳雲霄，結五彩不盡之絢麗；人游素時，當三時禾苗之豐登。悲歡離合傳奇新，南北東西來往眾。兒童婦女，拍掌歡嬉；商賈農士，摩肩雜踏。五瘟使者扁顏笑，四境齊禳降福來。

方御史又教人在戲台上，兩邊搭起兩個廠，喚一班女妓在東邊廠裡，歌舞奏樂；賀鄉宦喚些婦女婢妾打扮似天仙，到西邊廠裡來看戲。真正是歌喉宛轉，舞態離披，哄動了德州城內、城外的百姓，都擁來看戲，那賊兵果然也出城去了。忽城內一聲炮響，把四門緊閉，賀鄉宦與方御史、貝千戶，同率領鄉兵，趕到各衙門裡，把偽官一齊綁起，到十字街前斬首，共一十個首級，都掛起城頭。號令四門張掛告示，有人擒斬賊兵一名者，賞銀一兩。城外賊兵曉得有變，又見四下裡張掛告示，各人逃走。到晚上開了四門，放百姓進城。這一片地方明明陷入賊人之手，今幸得有義的鄉宦，殺賊復仇。有詩贊鄉紳，詩曰：

宗周不競墮王風，光輔惟君只盡忠。  
偽命諭降期斬使，宏謀伐叛肯摧鋒。  
高名宜接謝枋得，大義齊應家鉉翁。  
運轉大清天若啟，仰瞻玉軫附扳龍。  
又有詩一首贊貝千戶，詩曰：  
虎賁中郎並上卿，胸藏十萬善談兵。  
廟資勝略因多算，壇拜三軍眾盡驚。  
仗義自能誅暴寇，勤王又復保孤城。  
知君浩氣鍾靈岳，奎耀薇垣應列星。

再說自成敗走之後，有偽官趙天水走至蘆溝橋，與錢彭成等議道：「前聞太子搶去，我等前計不行，隨賊奔走無益，不如急早

回南，再圖後舉。」錢彭成道：「恐他人不諒我輩心跡，從旁現成說話，以大義見責，則我輩冒不諱之名，而犯大惡之實。」趙天水道：「我輩豈樂於從賊，而甘受叛逆之名，奈賊巧於為餌，而我誤入其中。即方孝儒垂衣涕泣，徒滅九族而已！何補於事，今之從旁嚙舌，特未親受其事耳！前聞正欲封太子，我輩是以忍耐屈膝，不意東宮消息並無下落，誠所謂畫虎不成，更難開口，向人道也。」錢彭成道：「今燕京已屬大清，山東官兵作亂，爾我皆白面書生，無兵無餉，濟得甚事，不如殺身成仁，庶免後人議論。」趙天水道：「我豈不知忠孝之義，死節為高，偷生為恥，但以先帝死社稷，我輩前未能以身殉難而死，後來能執笏擊賊死，既不死國矣，又不死於難，乃今徒死於道路乎？上無益於宗社，下無益於皇嗣，即向來立東宮之意，亦不能表白於當世，是始以一誤，而終於再誤也，斷乎不可。」孫樂安道：「趙年兄高見極是，我輩既負濟世之才，何乃徒守□□之信，而自委身於溝壑，莫若留此身，可以待大用，則管夷吾之功業，行將再見江左，不惟可以雪國之恥，抑且可以建畢世之功，即十七載在天之靈可以慰，億萬眾勤王之氣可暢也。那時誰得搖唇鼓舌，而議其後哉！」三人遂決意南歸。是晚借宿鄰村，忽見有人歌聲。唱的是：

何須慮，不用焦，人世上愁多歡樂少。大丈夫當異域封侯，肯守著故國空老，辜負事舊從新一般道，人生幾個忠和孝，真貽孝，一人貪饕，卻做了萬年遺詔。

三人聽他唱完了，暗地裡自相慚愧，不敢認真，只做不知，憑他恥笑。次日傳聞德州擒斬偽官，不敢從大路走，卻換了破衣，抄條小路而走。到三叉路口，不識路徑，忽見一個樵夫，立於山腳之下。家人向樵夫問道：「大哥借問一聲，要往山東，從那一條路去。」樵夫道：「千錯萬錯，爾們起先走的路，差得多了，如今又要歸到正經路上去，卻也煩難。」眾人道：「太差了。」樵夫道：「當初主意既錯，失足至此，怨悔也無用。」眾人道：「此言語蹊蹺，只怕不是好人了。」樵夫道：「要我說好話，就奉承幾句，何難。但道旁言語，不足取信於人，亦不能保爾們前程太平也。」以手指道：「可從那條小路，轉山後就是路了。」眾皆抬頭看那路時，樵夫不見了，何故？趙彭成道：「此人非仙非俗，想是山野的隱君子，丈人沮溺之流歟？」眾皆歎息，遂從小路返回不題。再說淮陽巡撫汪森察吏安民，一心為國，果然是一個鐵面御史。三月初九日坐堂審事，忽有新任淮安府知府固元亮，行個起馬牌，那掛牌的鋪兵，徑到察院來稟見。汪御史討牌來看見，左邊寫著到任起馬緣由，右邊寫著永昌元年二月廿二日給。汪御史大怒，叫皂隸將牌打得粉碎，拿來役重打四十板子，因這番有分教：

淮海人民，但憂患避亂；  
地方官長，設計緝奸徒。  
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